

从《啊,拓荒者!》 看西进运动中美国妇女的嬗变

叶 英

(四川大学 外国语学院,成都 610064)

摘 要:以《啊,拓荒者!》中两个女性人物为例,揭示镀金时代这一阶段的西进运动对美国妇女的影响,指出当时的主流社会坚持传统,认为集“虔诚、贞洁、顺从、居家”等品德于一身的女人才是真正的女人,虽然西部老一辈女性也极力维护这样的传统,但在西部成长起来的新一代女性却偏离了传统。拓荒岁月的艰辛迫使她们走出家这个“女人的领域”,在外面的世界里像男人一样地奋力拼搏。同时,也给她们提供了更多的发展空间,使她们有机会充分展示她们作为人的才干,而不仅仅是社会定义的“女人”的才能。这样成长起来的她们,自然有着与东部发达地区的女性以及西部老一辈女性不一样的精神面貌和价值观念。

关键词:《啊,拓荒者!》;西进运动;美国妇女;威拉·凯瑟

中图分类号:I71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2-8580(2012)03-0077-06

南北战争结束后,美国进入了一个资本主义高速发展的时期,工业狂飙突进,城市大规模兴起,科技水平极速上升,商业高度繁荣,移民大量涌入,国家财富急剧增长,社会迅速完成了从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巨大转型。在这样一个剧烈变动的时代,许多乡下人像嘉莉妹妹^①一样从农村涌向城市去寻找成功的机会,许多企业家像赛拉斯·拉帕姆^②一样一夜之间暴富,又一夜之间跌至濒临破产的边缘,许多投机商像塞勒斯上校^③那样整天倒腾各种投机事业,幻想着发大财,许多政客像参议员狄尔华绥^④那样表面上道貌岸然,暗地里却假公济私,行贿受贿,中饱私囊。急速的工业化与城市化进程改变着人们的生活环境和社会地位,冲击着他们固有的信仰和传统的价值观念。

正是在这一时期,从 19 世纪 20 年代开始的西进运动进入了最后一个阶段:“数百万来自密西西比流域的农民和来自海外的移民奔赴西部去拓荒种地,他们

涌进了堪萨斯和内布拉斯加,席卷了达科他平衍广袤的草原,占据了怀俄明和蒙大拿绵延起伏的丘陵地带。眼看着土地在不断地减少,为获得土地的拓荒者甚至把印第安人从俄克拉何马州最后一处土著人保护区给挤了出去。”^{[1]705}到了 1890 年,“荒无人烟的地方已经被一块块开拓地割裂成了碎片,边疆几乎已不复存在”^{[1]705},西进运动随即宣告结束。据相关资料统计,这一时期西部开拓出来的土地比美国过去所有的土地还多。从 1607 年到 1870 年,有拓荒者定居的土地为 4070 万英亩,开垦出的土地为 1890 万英亩;而从 1870 年到 1890 年西进运动结束,新拓荒者定居的土地为 4300 万英亩,新开垦出的土地为 2250 万英亩^{[1]705}。可以说,西进也是美国镀金时代一个重要的时代标志,它对美国社会的影响不亚于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的作用,在某些方面可能更胜一筹。

在美国文坛上,威拉·凯瑟历来以描写这一时期的西部拓荒而闻名。提起她,人们总会想到她书中那一幕

收稿日期:2012-04-05

基金项目:四川大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研究专项项目(skqy201116)

作者简介:叶 英(1963-),女,四川德阳人,教授,博士,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美国文化、美国文学。

网络出版时间:2012-4-19 网络出版地址:<http://www.cnki.net/kcms/detail/51.1676.C.20120419.0036.002.html>

幕悲壮感人的拓荒场面，总会想到她笔下那一个个令人难忘的拓荒者形象。《啊，拓荒者！》是凯瑟最优秀的作品之一。该小说以一个了不起的女人和她对土地的满腔热爱为主题，讲述了发生在西部边疆的一个典型的拓荒故事。女主人公亚历山德拉是瑞典移民约翰·伯格森的长女，自小随父母移居到美国。19世纪70年代初，年仅8岁的她同家人一道来到了广袤荒凉的内布拉斯加大草原。11年之后，她父亲病故，留下她和母亲、兄弟们继续在西部边疆与大自然奋力拼搏。她将青春、美丽甚至爱情都献给了她所开垦的那片土地，最终成功地将一片片荒野变成了一块块肥沃的玉米地和麦田。与此同时，在艰难竭蹶的拓荒生活中，她也逐渐成长为一位体魄健壮、意志刚毅，性格坚强、思想独立的女性。本文就以亚历山德拉和她母亲为例，谈谈西进运动中美国妇女的嬗变。

一、主流社会价值观

为了较为清楚地了解西进运动对美国妇女的影响，首先来看看美国主流社会关于妇女的观念。在谈到19世纪中期的美国社会时，历史学家巴巴拉·韦尔特曾说：“在这样一个价值观念频繁变化、财富令人吃惊地剧增剧减、社会地位和经济地位之多变性既带来希望又带来动荡的社会里，至少有一样东西保持不变，即真正的女人在什么情况下都是真正的女人。任何人（不管是男是女）胆敢篡改构成‘真正女性气质’的那些美德，他（或她）马上就会被斥为上帝的敌人、文明的敌人、共和国的敌人。”^[2151-152]而那些神圣不可侵犯的、构成“真正女性气质”的美德，据说就是“虔诚、贞洁、顺从和居家”^[2152]。“虔诚”是指对上帝坚定不移的信任和追随；“贞洁”是指在性爱情感上没有污点；“顺从”是指在男人面前温良恭顺，即所谓“男人是倡导者、实施者、行动者，女人是被动的、柔顺的响应者”^[2159]；“居家”是指女人的位置是在家里而不是在外面的世界，女人应该呆在家中料理家务、抚养孩子、照顾丈夫，“女人的本分就是烧饭、补袜、钉纽扣。”^[13]“虔诚”被视为女性美德的核心，女人力量的源泉；“贞洁”与虔诚一样被视为女人最基本的美德，缺了它就违背了自然，就没有了女性味；“顺从”被视为最具女人味的美德；“居家”是各种妇女杂志最为推崇的妇德。韦尔特指出：“这四大美德放在一起，就意味着母亲、女儿、姐妹和妻子——这就是女人。缺了这些美德，什么样的声名、成就或财富都微不足道。有了这些美德，女人就有望获得幸福和权力。”^[2152]换言之，真正的女人没有自我，在社会中她总是以他人的母

亲、女儿、姐妹和妻子的身份存在，而不以自己为主体。

19世纪美国的社会分工仍然以性别为基础，把政治、经济、法律等方面的活动划分给了男性，把管理家务和抚养孩子的责任划分给了女性。伴随社会分工而来的是对男人势力范围和女人势力范围的不同划分，即男人的势力范围是外面的世界，而女人的势力范围是家的四壁之内。换言之，女人的任何活动和影响都不应该逾越家这道界限，在经济上女人完全依靠男人。生活于19世纪后期的女性主义先驱夏洛特·帕金斯·吉尔曼说：“这样的划分自然使人们总是带着很强的偏见认为家庭责任最能体现女性气质，而其他类型的工作则最适合男子气概。”^[14225]因此，即便工业化和城市化给妇女提供了一些走出家门工作的机会，“大多数妇女仍然只在她们‘不得不’工作的时候工作，直到她们能够结婚和‘有依靠’。”^[14152]

历史学家琳达·科贝尔指出，19世纪极为盛行的“共和国母亲”理论也把女人的位置局限在家中^[9]。“共和国母亲”是美国建国初期产生的一个政治理念，其核心思想是：女人应该接受一定程度的启蒙教育，这样她可以通过教育和抚育其子女、批评和纠正其丈夫不道德的行为来为共和国服务。这种理念为妇女教育以及妇女对政治的兴趣提供了理论依据，使其变得正当合理。但该理念依然坚持妇女的影响范围是在家里而不是在公共场所，她们对政治风气和社会风范的影响都应通过相夫教子而间接实现。

二、传统的维护者伯格森太太

在反映19世纪后期美国西部拓荒的小说《啊，拓荒者》中，我们也能看到上述主流社会价值观的影响。亚历山德拉的母亲伯格森太太就是一个很典型的例子。从伯格森一家拥有村里唯一的一幢木屋仅仅是因为伯格森太太坚决不住草屋这件事来说，伯格森太太本可以是一个非常有个性、有主见的女人。然而，她的个性与主见却仅体现在家务事的范畴，从不掺杂到别的事务之中。在家中，她总是很沉默，极少发表个人见解。家里作重大决策时，特别是关乎家里财务、经济方面的决策时，几乎听不到她的声音，也看不到她的存在。甚至当她的丈夫不幸早逝，留下她和几个十几岁的孩子时，她仍然保持缄默，并没有挺身而出，挑起一家之主的责任。她也从不出现在田间地头干繁重的农活。诚然，小说提到她有一个菜园，但从凯瑟的其他小说（比如《我的安东尼娅》）中看出，当时的乡下家庭主妇都有一个菜园；而且按照美国学者玛丽·内瑟的说法，

在乡下,家禽饲养和禽蛋生产都是女人的责任,侍弄菜园为家人提供必要的蔬菜也是女人的责任,男人们偶尔参与这些事务仅仅是出于对女人的帮衬^[65]。所以,伯格森太太打理菜园并没有超越女性的职责范围。她的儿子们也经常帮她侍弄菜园,伯格森先生去世之前就曾特别叮嘱儿子们“别舍不得花点时间替你们的母亲翻翻菜园并种上一些果树。”^[7173]简言之,伯格森太太的活动范围主要是在家里,尤其是在厨房里。她总是尽一切可能把家搞得舒适、体面,“在很难做到井然有序的条件下一直不负苦心地把一个家安排得稍有条理……只要她地窖里有一块块腌肉,架子上有一瓶瓶果酱,衣柜中有一床床被单,她就仍然能在这世界上享受到一点舒适……她对周围的邻居全都不喜欢,因为他们把家里搞得一塌糊涂。”^[7174]

此外,伯格森太太非常因循守旧,有很强的道德观念。小说写道:“伯格森太太始终墨守成规,这个家没有在道德观念上土崩瓦解,没有在上生活方式上敷衍了事,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她为在新环境中重现其旧的生活惯例而进行的不懈努力。”^[7174]这一点也非常符合女人的社会角色。在美国,女人历来被赋予了卫道士的责任,“正是女人在创造社会风气。”^[8]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整部小说中,伯格森太太始终以约翰·伯格森的太太、孩子们的母亲这样的身份出现,读者连她究竟叫什么名字都不知道,也就是说,她完全没有自我的存在。总而言之,伯格森太太是一个居家的女人,一个善于持家的好主妇,一个道德的捍卫者、秩序的维护者和传统的继承者,一个沉默寡言、柔弱顺从,忘却自我、完全依附于丈夫和孩子而存在的女人。这样的女人,按照当时的主流价值观来看,就是一个好女人,一个真正的女人。

三、破除传统的亚历山德拉

在西部艰苦环境下成长起来的新一代女性与传统中的“好女人”形象相去甚远。而《啊,拓荒者!》中的亚历山德拉正是西部新一代女性的代表。可以说她在各个方面都与母亲伯格森太太那样的女人形成鲜明的对照。她健壮、聪慧、果断、刚强、意志坚定、思想独立、具有远见卓识、敢于标新立异;在大弟奥斯卡和二弟卢的眼里,她更是强悍、严厉、特立独行、富于创新精神和冒险精神,总之,她和别的女人大不一样;在小弟埃米尔的眼里,她只是姐姐,而不是女人,更不可能会上男人;邻居卡尔说她懂的农活比他父亲都多得多;二弟卢也说她:“这周围任何地方都没有一个女人像你这样懂

得那么多经营之道”^[7253],镇子上、银行里和县城那些办公室的男人都喜欢与她打交道,因为他们视她为很好的合作伙伴。照主流价值观来看,亚历山德拉身上的这些特点多是男性应该具备的素质,因此有学者认为她具有“男性的特征”,“内心认同男性的价值取向”^{[9]61-62}。

但从亚历山德拉的口中我们得知,成为这样的女人并非她所愿,即她并非真的“内心认同男性的价值取向”。在拓荒岁月结束若干年之后,有一次两个弟弟抱怨她当年对他们太严酷,她说:“对你俩严酷?我从来就无意严酷。当年的环境就是那么严酷。也许那时候我的确不够温柔,但成为那样一个姑娘肯定不是我自己的选择。就是一根软藤若老被修来修去,它最终也会像树一样越长越硬。”^[71254]由此可见,她之所以变得那么强悍完全是生活所迫;而她对卡尔所说的话也进一步证实了这一点,她说:“他们也许认为我独立性太强。可这么多年来我一直不得不独立思考,可能这一点是改不掉了。”^[71223]

在西部艰难的环境中,亚历山德拉从小就不得不与父亲和弟弟们一道担负起养家糊口的重任。与不事经济的传统妇女不同,她不仅要在家里帮助母亲照料家务,还要想法设法为家里的经济收入尽自己的一份力。除了饲养家禽,通过卖鸡蛋黄油来贴补家用,她还像男人一样在地里干各种粗活重活,而且她干的农活一点都不比男人差。伯格森先生临死前曾交待儿子们不要再让亚历山德拉到地里干活,因为“她的鸡蛋黄油赚的钱付一名帮工的工钱还绰绰有余。”^[7173]这说明就连伯格森先生也认为,亚历山德拉下地干繁重的农活有悖传统的女性形象,同时也说明她在家里劳作同样产生了经济价值,而且是家里重要的经济来源之一。她的聪慧也给予父亲很大的帮助。后者非常倚赖女儿对事物的判断,有事总与她商量,而不是同儿子们计议。“亚历山德拉不足十二岁就已经开始充当他的帮手,而随着她渐渐长大成人,他也越来越信赖她的应变能力和判断能力。他的儿子都非常乐意干活儿,但与他们交谈时他们却常常惹他生气。只有亚历山德拉经常阅读报纸,注意市场行情,并能从邻居的失误中吸取教训。只有亚历山德拉能随时说出养肥一头菜牛得花多少本钱,并能从一头猪过磅之前比伯格森本人更准确地估摸其重量。”^[7170]亚历山德拉所擅长的这些已远远超出了一般女性应该关注的范畴。

不过,伯格森先生对女儿这些“非女性”才能的纵容以及他对女儿的极度依赖也是出于迫不得已。他的传统观念其实并不比他太太的少,比如:他更希望在他的某个儿子身上看到亚历山德拉所具有的精明强干,

“但此事由不得他来选择。由于他日复一日地卧床不起,他只能接受这种现实情况,而且只能深感万幸,好在儿女中有一人堪当重任,他可以把这个家庭的前途和那块来之不易的土地交托给她。”^[71] 伯格森先生去世之后,受其临终所托,亚历山德拉勇敢地担起了本该由男人来担当的一家之主这个角色。生活的重压使她不得不坚强,不得不独立,不得不像男人一般干活、理财,承担起家庭的责任,不得不鼓起勇气去面对一切困苦和灾难,竭尽全力地去应付无论多么痛苦也必须正视并设法应付的局面。在她成长的过程中,她极少听到女人应该居家的教诲,也极少受到女人应该依靠男人、顺从男人这样传统观念的熏陶。她大多数时候都在男人的世界里打拼,“甚至在她还是个少女的时候,她也总是把男人视为工作伙伴。”^[72] 一家人的生计全靠她拿主意:大弟奥斯卡舍得花体力,但从来就不舍得动脑筋;二弟卢虽较为机灵,但易于贸然行事;三弟埃米尔尚小,还是个孩子。总之她谁也指望不上,只能靠自己,正如她说的那样,“这么多年来我一直不得不独立思考”。简而言之,她从小到大都没有机会像一个女性“应该”的那样生活,她总是像一个男人那样为家人顶起一片天。这样成长起来的她难免多了些男人应该具备的果断、刚强、独立等品质,少了些女人应该拥有的居家、温柔、顺从和依赖之类的美德。不过正因为如此,她极少受到传统对女性的约束。这使她有机会充分展示她作为一个人的才干,而不仅仅是社会定义的“女人”的才能。按照当时的价值观念,“女人总是而且只是‘女人’,‘女人’这个词只意味着雌性,而不认可个性。”^[73] 但在亚历山德拉身上却看到了鲜明的个性,看到她不仅是一个女人,更是一个顶天立地的人。

在她的带领之下,伯格森一家在伯格森先生去世三年之后便有了很大起色。后来遇到连年干旱,她凭着过人的胆识和敏锐的眼光,在众多拓荒者因庄稼歉收而纷纷卖掉土地,返回东部或去已被证明适于居住的地带生活之时,她却反其道而行之,不顾两个弟弟的反对,果断地用伯格森家的宅地作抵押,买进了许多土地。这时候的她已不是一个单纯的农民,而是一个精明的土地投机商了。买进大量土地后,她又向发达地区的农民取经,通过实地考察、反复试验,终于将野性难驯的荒原改变成了一片片良田,使伯格森一家真正走上了富裕之路,实现了多年前伯格森先生的梦想。不仅如此,她还很懂得用法律来捍卫自己的权益。当弟弟奥斯卡和卢极力阻拦她与卡尔结婚,声称亚历山德拉名下的财产属于他们,不能让她因为与卡尔结婚而使他们

蒙受财产损失时,亚历山德拉的感情受到极大的伤害,但她的头脑却不失清醒,在与两个弟弟争辩无果后,她对他俩说:“你们去镇上问问你们的律师,看你们用什么方法可以限制我处置我自己的财产。而且我奉劝你们照律师的话去做,因为从今以后你们能施加于我的唯一影响就是你们可根据法律行使的权利。”^[74] 这样一个精明强悍、刚毅坚强、独立特行且很有经济头脑和法律意识的亚历山德拉不仅超出了主流社会对女性的想象,甚至远远超乎了人们对普通农夫的想象。

四、嬗变中的新女性

19世纪女权主义运动领袖伊丽莎白·坎迪·斯坦顿说:“我们想发起的唯一革命就是要使女性自给、自尊、自立,成为男人在政府、教会和家庭中的平等伙伴。”^[75] 从斯坦顿提出的革命目标来看,亚历山德拉显然已走在了时代的前沿,把传统观念对女性的羁绊远远地抛在了身后。诚然,如前文所述,亚历山德拉对传统的“背叛”并非自觉自愿,而是拓荒时期恶劣的生活环境所迫,但即便在拓荒岁月远去之后,亚历山德拉也无法回到传统给女性指定的生活轨道上去,她再也无法变成伯格森太太那样的传统女性了。

当然,在小说后半部,当亚历山德拉已成为当地最富有的农场主,当两个弟弟均已成家立业,连最小的一个弟弟已上大学之后,亚历山德拉更多地出现在了家这个女人应该呆的地方,更多地出现在了厨房、起居室这些女性比男性更频繁出入的场所,小说中甚至好几次出现她做针线活这种极具女性味儿的画面。与卡尔重聚时,她在卡尔面前也表现出在过去的她身上很难见到的柔弱的一面。埃米尔出事之后,她虽然努力保持坚强,甚至理性地帮助枪杀埃米尔的弗兰克减刑,但接到卡尔已经回来看她的消息时,她“一头扑在梳妆台上,忍不住泪如雨下。”^[76] 见到卡尔后,她对他倾诉道:“卡尔,刚出事那阵我需要你极了,夜里更觉得迫切地需要你。后来我心中的一切似乎都逐渐变硬,我以为自己也许再也不会想你了。可当昨天一收到你的电报,于是——于是一切又和过去一模一样。你知道,你就是我在世上所拥有的一切。”^[77] 这一切似乎都说明亚历山德拉正在回归社会给女性限定的角色。

然而,她虽然回到了家这个女人应该呆的地方,虽然拿起了针线活,虽然在卡尔面前流露出女性的软弱,却并没有真正回归女性应该担当的社会角色,因为这时候在她家中料理家务、腌制食品、加工果酱的并不是她而是她雇来的3个瑞典姑娘,布置饭厅的也并不是

她而是汉诺威镇的家具商,而且她40岁了依然孑然一身,尚未婚嫁,也称不上真正的家庭主妇。此外,她仍然保持着过去养成的那些“阳刚”之气——独立、坚强、精明、果断、敢于标新立异、做事我行我素,例如她力排众议收留“疯子”伊瓦尔,并对他说:“我还在当这个家,别人与你与我都毫不相干。只要我认为你在这儿合适,别人谁也没有话说”^{[17]209};又如她不顾几个弟弟的坚决反对决意改变自己的生活方式,嫁给卡尔;再如她在众人的嘲笑声中率先种起了小麦,而等到她种的小麦连续三年丰收之后,邻居们才放弃了把土地全用来种玉米的做法。而且,如果说她想嫁给卡尔是回归传统,那么她回归传统的方式本身也是在挑战世俗,因为在早已不适宜婚嫁的年龄去婚嫁需要极大的勇气来面对社会的非议。总而言之,西部的拓荒经历在她的身上打下了不可磨灭的烙印,把她彻底地拽离了传统女性的生活轨道,即使她愿意,她也再也回不去了;而且,即使她不愿意,她也已然是一位新女性。

若只读《啊,拓荒者!》,或许有人会认为亚历山德拉的故事纯属个案,不具有代表性。其实凯瑟在其余几部西部小说中也刻画了很多亚历山德拉式的新女性,比如《我的安东尼娅》中的安东尼娅、莉娜、婷妮和弗兰西丝。安东尼娅从小就像男人一样在地里干活,历经生活的各种磨砺而变得勇敢、坚强、独立、不畏世俗、我行我素,就连她被未婚夫抛弃之后未婚生子这件众人眼里伤风败俗、非常耻辱的事,她都处理得那么坦然甚至高调。莉娜小时候衣不蔽体地在草原上放牧牛羊,同时还要帮妈妈料理家务,照顾一大群弟弟妹妹。婷妮的情况也好不到哪儿去。长大后她俩在事业上都非常成功。最值得一提的是,她俩都主动选择独身——这在当时的主流社会是难以想象的。与她们同时代的吉尔曼在谈及当时的女性时说:“所有她希望拥有的,所有她希望想做到的,都必须通过一个途径和一个选择来实现。财富、权力、名声、社会地位——还不止这些,包括家庭、幸福、声誉、舒适、快乐以及她的面包和黄油——所有这一切都必须通过一枚小小的金戒指来实现。”^{[14]71}莉娜和婷妮的所作所为显然颠覆了这一主流价值观。再一个就是哈林家的弗朗西丝,弗朗西丝是一名出色的信用贷款鉴定人,她的能力“堪与那个县的任何一位银行家媲美”^{[17]910},她在父亲的公司工作,在工作上是父亲得力的助手,在父亲频繁的外出期间实际是她在管理他黑鹰镇的办事处,“她常与哈林先生一道步行回家,一路上像两个男人似的谈论着运谷物的车皮和收购牛的情况。”^{[17]909-910}一言以蔽之,在西部边疆,像亚历

山德拉这样的新女性并不鲜见,她们都是在西进运动中嬗变的女性。

五、结语

虽然19世纪后期的美国主流社会在何谓真正的女人这个问题上依然固守传统,虽然到西部边疆去拓荒种地的老一辈人也极力维持传统,但自小在西部边疆长大的新一代女性却背离了传统。传统要求女人依附男人,顺从男人,老实地呆在家中相夫教子。可边疆的生活现实去迫使这些女人从小就走出家门,走到田间地头,走到牲口棚中去干不应该由女人来干的粗重农活,长大一点又像男人一样外出打短工,从一个农场干到另一个农场,甚至到小镇或更远的地方去讨生活、闯世界。这样的成长经历让她们倍尝生活的艰辛,同时也为她们打开了通往外部世界的大门,拓宽了生活的范围,给她们提供了较之东部发达地区的女性更多的发展空间和施展才能的机会,使她们有了与她们母亲辈和祖母辈们完全不一样的精神面貌和价值观念,她们大都变得坚强、独立、敢想敢做,在传统界定的“男性世界”里也大显身手。这或许就是19世纪美国女权主义运动最先在西部得到广泛支持的重要原因。

注释:

- ①西奥多·德莱塞的小说《嘉莉妹妹》中的女主人公。
- ②威廉·狄恩·豪威尔斯的小说《赛拉斯·拉帕姆的发迹》中的主人。
- ③马克·吐温的小说《镀金时代》中的人物。

参考文献:

- [1] Ray Allen Billington. Westward Expansion: A History of the American Frontier[M]. New York: The Macmillan Company, 1967.
- [2] Barbara Welter. The Cult of True Womanhood: 1820—1860[J]. American Quarterly, 1966, 18(2): 151—174.
- [3] Lucy Stone. A Disappointed Woman[EB/OL]. [2012-04-01]. <http://onehistory.org/Speech-Stone.htm>.
- [4] Charlotte Perkins Gilman. Women and Economics: A Study of the Economic Relation between Women and Men[M]. Amherst, New York: Prometheus Books, 1994.
- [5] Linda K. Kerber. Women of the Republic: Intellectual and Ideology in Revolutionary America[M]. Chapel Hill: The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1980: 278.
- [6] Mary Neth. Gender and the Family Labor System: Defining

Work in the Rural Midwest [J]. Journal of Social History, 1994, 27(3): 563-577.

[7] 威拉·凯瑟. 威拉·凯瑟集: 上、下卷 [M]. 沙伦·奥布赖恩, 编. 曹明伦, 译. 北京: 三联书店, 1997.

[8] Alexis de Tocqueville. Democracy in America [M]. ed. & trans. Harvey C. Mansfield and Delba Winthrop,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0: 279.

[9] 张祥亭. 薇拉·凯瑟在《啊, 拓荒者!》中的双性同体写作策略 [J].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学报, 2009, (12): 60-66.

[10] Nancy Woloch. Women and the American Experience: A Concise History [M]. New York: Mc-Graw Hill, 1996: 213.

责任编辑: 梁雁

The Impact of the Westward Movement on American Women

—An analysis of Willa Cather's *O, Pioneers!*

YE Ying

(College of Foreign Languages and Cultures, Sichuan University, Chengdu 610064, China)

Abstract: Through analyzing two women characters in *O, Pioneers!*, this article explores the impact of the Westward Movement on American women during the Gilded Age. It argues that though the mainstream society insisted on traditional view of womanhood and the older generation in the West tried to maintain tradition, the women grew up in the frontier deviated from the track of tradition. The motivity is the difficult circumstances forced them to walk out from “women’s sphere” and to venture into “men’s sphere”, working and struggling as tough as men did. This kind of life was full of hardships, but it provided them an opportunity to develop and bring into full play their talents, not the talents of the socially defined women but those of full human beings. Consequently, they took on a new mental look and accepted values quite different from those held by the mainstream society and shared by their mothers and grandmothers.

Key words: *O, Pioneers!*; Westward Movement; American women; Willa Cather

2011 年本刊转载量在全国 理工类大学学报(社科版)中排名第 5 位

据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图书馆期刊信息检索中心检索报告, 2011 年本刊被《新华文摘》、《中国社会科学文摘》、《高等学校文科学术文摘》、《人大复印报刊资料》等权威文摘转载 18 篇, 在全国理工类大学学报(社科版)中排名第 5 位, 比上一年再升 2 位, 亦是前十位中唯一的学院级学报。连续 4 年在全省理工类大学学报(社科版)中排名第 1 位。

本刊被各类权威文摘转载量持续增加, 在全国同类高校学报中的排名位序持续上升, 体现了学报编委

会和编辑部锐意进取、求实创新的工作精神。长期以来, 本刊编辑部积极运用先进的出版管理理念和技术平台, 精选精编优质佳作, 坚持宁缺毋滥、质量第一的原则, 严格把握刊物的质量标准 and 学术水平。使本刊在日趋激烈的竞争中, 载文的学术水准不断提高、栏目特色更加鲜明、学科优势更加集中, 在为科技创新服务、促进学术传播和学术交流等方面, 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影响和作用。

(同盛)